

列 宁 怎 么 办 ？

第 四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ЧТО ДЕЛАТЬ ?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这次排印
第二版时，由译者根据原文重新作了一次校订。

列 宁

怎 么 办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根据 1965 年 3 月第 2 版重排

1971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1001·605 每部（四册）1.20 元

目 录

序言	3
一 教条主义和“批評自由”	7
(一) 什么是“批評自由”?	7
(二) “批評自由”的新拥护者	12
(三) 俄国的批評派	18
(四) 恩格斯論理論斗争的意义	27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35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36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41
(三)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53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67
(一) 政治鼓动以及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68
(二) 馬尔丁諾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諾夫的意见	81
(三) 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85
(四) 經濟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92
(五) 工人阶级是爭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96
(六) 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	116
四 經濟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組織	121

(一)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122
(二) 手工业方式和經濟主义	126
(三) 工人的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	135
(四) 組織工作的規模	155
(五) “陰謀”組織和“民主制”	163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173
五 全俄政治报“計劃”	187
(一) 誰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188
(二) 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組織者?	195
(三) 我們需要什么样式的組織?	210
結束語	219
附录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杂志实行統一的 嘗試	223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233
注释	235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波·克里切夫斯基责备我们有“使理论脱离实践而把它变为死的教条”的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30页）：“‘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它那个全党组织的‘计划’”（即“从何着手？”一文^①）。马尔丁诺夫也附和他说：“‘火星报’有轻视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结果就在第4号上所载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全党组织计划”（同上，第61页）。最后，尔·纳杰日丁近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计划”（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计划的讽刺）表示愤懑的人们。我们刚收到他所著的“革命前夜”一书（这本书是我们已说过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其中说道：“现在来谈什么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組織，就是培植脱离实际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第126页），就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等等。

我们的恐怖主义者和“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在

^①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

前面談到政治和談到組織的那兩章里已經考察過他們這種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我們也應當立刻指出：爾·納杰日丁，並且只有他一個人，打算誠心誠意地來研究一下他所不喜歡的這篇文章的內容，打算從實質上回答這篇文章，——而“工人事業”雜誌卻沒有從實質上講過任何一句話，只是極力用一大堆無聊的蠱惑人心的胡言亂語來模糊問題。於是，無論我們怎樣不樂意，也不得不費些時間來首先打掃一下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①。

（一）誰因“從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氣？

讓我們把“工人事業”雜誌用來攻擊我們的那一大堆字眼和感嘆詞句摘錄一下吧。“並不是報紙能夠建立黨的組織，而是相反……”“一個站在黨的上面、不受黨的監督、因擁有自己的代辦員網而離開黨獨立存在的報紙……”“為什麼‘火星報’居然忘記了它自己所屬的那個黨內實際存在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呢？……”“擁有固定的原則和相應的計劃的那些人，同時也就是全黨的实际鬥爭的最高支配者，他們可以命令全黨去執行他們的計劃……”“這一計劃把我們的生動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組織都趕入陰間，而想把一個幻想性的代辦員網呼喚到人世上來……”“‘火星報’的計劃如果得到實現，結果就會連我

^① 希臘神話中說，奧吉亞斯的牛圈三十多年來沒有打掃，後來被海格立斯在一日內打掃。意思是指極骯髒、極污臭的地方。——譯者注

們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迹都扫除淨尽……”“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全部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們的党对于强迫它**完全**服从一个自主的編輯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讀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内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杂志是**生气了**。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自己抱不平，而是为我們党的那些組織和委员会抱不平，因为据说“火星报”想把它們赶入阴間，甚至想連它們的痕迹都扫除干淨。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1901年5月，“工人事业”杂志上的那些論文发表于1901年9月，而现在已經是1902年1月中了。在这五个月里（無論是在9月以前或在9月以后），党内**既没有一个委员会，也没有一个組織**提出过正式抗議来反对这个想把各个委员会和各个組織都赶入阴間的惡魔！同时，在这期間，無論是在“火星报”上，也無論是在許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都又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从俄国四面八方寄来的通訊。为什么人家想把他們赶入阴間的那些人居然沒有觉察到这一点，沒有因此生气，——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

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员会以及其他組織都在进行真正的事业，而沒有玩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员会都讀过了“从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

出一个相当的建立組織的計劃，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組織”的一种嘗試，同时它們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在沒有相信这个建筑的必要和建筑計劃的正确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們也就自然沒有想到要因为有人在“火星报”上擅敢說出下面的話而“生气”：“鉴于問題的迫切重要性，我們想給同志們提出一个計劃草案来考虑，关于这个計劃，我們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詳細的發揮。”如果同志們**采納**这个提供他們考虑的計劃，那末他們执行这个計劃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們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們**不采納**这个計劃，那末这个“草案”（这是个多么狂妄的字眼啊！）就会始終不过是个草案，——难道这不是每个誠恳地对待問題的人都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嗎？如果在攻击一个計劃草案时不只是“譴責”这个計劃并劝同志們拒絕这个計劃，甚至**唆使**那些对于革命工作很少有經驗的人去攻击計劃起草人，而所以实行攻击，又**只是**因为这些起草人**擅敢**“立法”，**擅敢**充当“最高支配者”，即**擅敢提出**一个計劃草案，——难道这不是一种蠱惑人心的手段嗎？如果人們对于那种想把地方活动家**提高**到更廣闊的见解、任务、計劃等等的水平上来的企图提出反駁，并不只是由于自己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且还由于有人“想”把我們“**提高**”一步而感到委屈，——試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們党能够发

展，能够前进嗎？尔·納杰日丁也曾經“譴責”过我們的計劃，然而他并没有使用不能单用政治见解的幼稚或粗浅来解释的蠱惑手段，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了所謂“监督全党”这种罪名。因此談到納杰日丁对于計劃所作的批評时，我們可以并且应当从实质上給以回答，而談到“工人事业”杂志所提出的批評时，我們却只能以鄙視作为回答。

虽然我們对于一个墮落到叫喊什么“专制”和“被迫服从”的作家应当表示鄙視，但这并不是說我們因此就不必去澄清这种人提供給讀者的糊涂观念了。只有澄清这种糊涂观念，我們才能使大家明白認識，这种空談“广泛民主制”的时髦詞句究竟是怎样一种貨色。有人責备我們，說我們忽略了各个委员会，說我們要想或企图把它們赶入阴間等等。既然我們迫于目前秘密工作的条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們同各个委员会之間的**真实关系的事实都不能**向讀者說明，試問我們怎么来回答这种責难呢？那些信口提出一种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責备的人，居然走到我們前面去，这只是因为他們无所顾忌，因为他們根本輕視革命者必須把自己所拥有、所建立或力图建立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联系都仔細地隐蔽起来的責任。所以，我們也就根本拒絕在“民主制”方面去同这班人竞争。至于說到那些对党內的一切事务都不熟悉的讀者，那末我們执行我們对这种讀者的义务的唯一办法，就不是叙述

现有的情形和处于 *im Werden* ^① 的情形，而是叙述一小部分已经过去、因而可以当做已往的事实来叙述的情形。

崩得暗指我们“擅自称王称霸”^②，国外“联合会”责备我们企图连党的痕迹都扫除干净。好吧，诸位先生。我们只要向读者叙述一下已经过去**的四件事实**，就能使你们心满意足了。

第一件^③事实。一个“斗争协会”中的直接参加过我们党的成立以及直接参加过派代表出席党的成立大会的几位会员，曾经同“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商定，要出版一套适应全部运动需要的工人丛书。出版工人丛书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为这套丛书而写的两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和“新工厂法”^④却几经转折由第三者带到国外去出版了⁴¹。

第二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向“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建议共同成立一个像崩得当时所说的“著作实验所”。同时他们还说，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到，那末我们的运动就会大大退步。谈判的结果是写出了“俄

① 生长过程中。——编者注

② “火星报”第8号上俄波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对我们论民族问题一文的答辯。

③ 我们故意把这些事实列举得与它们实际发生的次序不一样⁴⁰。

④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79—302页和第228—271页。——编者注

国工人的事业”这本小册子^①。

第三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外省市鎮組織来向“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接洽，说要請他負責編輯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結果当然是获得了同意。后来这一建議有所改变，改成了請他撰稿，因为关于編輯人員的問題又有了新的安排。这一提議当然也获得了同意⁴²。接着就寄去了以下几篇論文（这几篇論文的稿子保存下来了）：“我們的綱領”——內容是直言不諱地声討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合法刊物及“工人思想报”上所表现的轉变；“我們的当前任务”（要“創辦一个正常出版而与一切地方团体密切联系的全党机关报”；揭露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病）；“迫切的問題”（批判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机关报以前必須先发展各个地方团体的工作这种反駁意見；坚决认定“革命組織”有头等重要意义，认为必須“使組織、紀律和秘密活动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②。“工人报”复刊計劃沒有实现，于是这几篇論文也就沒有发表。

第四件事实。一个委员会中的一个負責筹备我們党

① 順便說說，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托我代他声明一句，說他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也像他先前所写的几本小册子的手稿一样是寄交“联合会”的，因为他以为“联合会”的出版物仍由“劳动解放社”編校（由于某些条件，他在当时，即在1899年2月間还不能知道編輯人員变更的事实）。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由同盟負責重版。

② 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86—190、191—195頁和第196—200頁。——編者注

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員，把大会的會議計劃通知“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員，并推举該社为預备复刊的“工人报”的編輯候选人。他采取的这个所謂預备步驟，随后又經他本人所属的那个委員會以及崩得中央委員會正式批准⁴³；“火星报社”接到了关于大会召集地点和日期的通知，但它恐怕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参加这次大会，于是就也写了一个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候，我們单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員會不仅不能解决統一問題，并且可能会动摇建党这种伟大的思想，因为在目前不守秘密的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获；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号召一切委員會及其他一切組織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用**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員會**真正**联成一气，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全部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当这样一个由各委員會所培养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时候，各委員會和党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为中央委員會了。可是，代表大会因为有几处破获事件发生而没有召集成功，这个报告也由于必須保守秘密而被銷毀了，讀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包括一个委員會所派出的几位全权代表在內。

现在請讀者自己来判断一下，像崩得暗指我們擅自称王称霸，或者“工人事业”杂志硬說我們想把各个委員會赶入阴間，想用传播一个报纸的**思想的組織**来“代替”

全党的組織这样一些手段，究竟是怎样一种手段吧。其实，我們向各个委员会作报告，說必須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计划，这正是**按照各个委员会再三提出的請求**。我們在寄給“工人报”发表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發揮这个計劃，正是为了全党的組織，并且我們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内如此有影响的，即担負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們党的責任的人們提出的請求。只是在党組織**和我們一同来正式**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尝试都遭到失敗以后，我們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責任创办一个**非正式的**机关报，使得同志們在作**第三次**尝试时有相当的**实验**結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猜测。现在这一实验所提供的某些結果已經是有目共睹了，所以现在全体同志都能判断我們對我們应尽的責任了解得究竟是不是正确，都能判断那些因為我們指出他們当中有些人在“民族”問題上的不彻底以及另外一些人产生不可容忍的无原則的动搖而對我們怀恨在心，因而企图把一些不了解不久以前的情形的人引入迷途的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組織者？

“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要点，就在于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給以肯定的回答。我們知道，只有尔·納杰日丁一个人曾經企图从实质上分析这个问题，并企图証明必須給以否定的回答。我們现在把他的論据全部引录如下：

“……我們很喜欢‘火星报’(第4号)提出必須創辦全俄報紙的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同意說这种提法与‘从何着手?’一文的标题是适合的。这当然是一种极重要的工作,但是能奠定革命时期的战斗組織的基础的并不是这种工作,并不是一大批通俗传单,并不是一大批宣言。必須在各地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組織。我們还没有这种組織,我們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进行工作,而群众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經濟斗争。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報紙,又有什么意思呢?自焚树老是在那里烧着,总烧不完,但是它也不会烧着任何人!‘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報紙的周围,在建立全俄報紙的事业上集合起来,組織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組織起来的!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这种事业的,就是普遍創辦地方報紙,立刻准备工人力量去作示威游行,由地方組織在失业工人中間經常进行工作(經常在他們中間散发传单,召集他們开会,号召他們反抗政府,等等)。我們要在各地着手进行生动的政治工作,而当在这个实际的基础上的統一成为必要的时候,那它就会不是什么人为的統一,不是紙上的統一了。这样把各地方的工作統一成为全俄的事业的任务,决不是報紙可以办到的!”(“革命前夜”第54頁)。

我們在这一大段雄辯的議論中加了着重号的那些字句,最突出地表明了該文作者無論對我們的計劃的估計,或者他在这里拿来与“火星报”对立的一般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有办得极好的全俄報紙也沒有什么意思。——這話完全

正确。但問題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報紙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組織。作者忽略了“火星报”在說明它的“計劃”**以前**所做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須“号召建立革命組織，使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統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都能有准备地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发动**，利用它們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軍事力量”。现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火星报”繼續写道，——在原則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們需要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实际上解決問題**，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設計劃，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設。但人們又把我們拉向后退，使我們离开实际解決問題的事情，轉回去空談那个原則上正确的、不容置辯的、伟大的、然而是不够、为广大工作人員所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組織”！可敬的作者呵，现在問題并不在这里，而是在**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組織**！

“我們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进行工作，而群众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經濟斗争”这个說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說法同“自由”杂志上常见的、把有知識的工人和“群众”对立起来的那种根本錯誤的观点倒是一致的。近几年来，我們的有知識的工人也“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經濟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帮助有知識的工人和知識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那

末群众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依靠经常和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实行反抗和斗争的一切企图才能做得到。所以，一方面说“培植政治组织”，同时又把政治报纸的“纸上的事业”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而“火星报”正是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引申为造成“战斗准备”的“计划”，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治派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地方组织**連想也沒有想到过**这一点；这里所拟定的这些“生动的政治工作”的任务有许多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一次还没有**实行过的；而当有人例如要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派知识分子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增长的事实时，納杰日丁（他说，“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派办的嗎？”——“革命前夜”第129页）、经济主义者（“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以及许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形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唤起人们**想到**这一切，唤起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了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推销的全俄报纸不可。

把“火星报”的“计划”看做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把提出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这些人没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比喻。创办全俄政治报，——“火星报”曾经写道，——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本线索**。当石匠建造一座巨大的和前所未见的建筑物而在各个地点放置石头的时候，他总要拉一根线来测定放置石头的适当位置，指明全盘工作的最终目的，不仅使每一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片石头都能得到使用，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一座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使大家都可以把握住来进行工作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根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就不会标明为“火星报”第1号，而会标明为“工人报”第3号了，——有些同志曾经劝我们这样做，并且我们在上述那些事件发生后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想使自己的双手不受束缚，以便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当时希望，——如果我们的引线拉得正确的話，——人们尊重这条引线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